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君

作論秘訣心法序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論之作，其起於秦漢乎？秦之文，李斯上秦王逐客書，其最

也。漢儒彬彬，作者累數百家。前則賈誼過秦論，後則班彪王命論。文其翹楚者，與晉

魏以下，代亦有人。然而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尽是風雲之態。求其清

才遠思，超越古今者，獨淵明歸去來辭等作，最為近之。雖非論之正體，而瀟灑脫塵，

標格丰度，已可察見矣。隨則王通講道河汾，獻太平策，諛佞而不正也。自擬素王，誕

妄而無稽也。唐朝之文，李翱失之僻，賈王失之詭，宗元失之怪。惟昌黎文起八代之

衰，道濟天下之溺，原道之作，諍臣之論，與夫進學解、獲麟說，蓋以矯晉隋之陋，而歸

之正矣。學者稱之為斗山大儒，又謂其文如韶鳴鳳躍，詎不信與？有宋龍興，周程張

朱，為理學淵藪，接洙泗淵源，卓乎不可及矣。若乃以論擅名，歐蘇其選也。著述繁浩，

星羅布列，春秋論、朋黨論、孔子從先進論、王者不治夷狄論，物不可以苟合論，豈非

無關於世教者乎？此猶古作也。至陳壽良出博極詳書，淵涵理趣，論之作也。格律

森嚴意思委曲氣勢飄揚詞藻煥發迥乎今而學者之傳得其宗皆先生作始之功也故學論家者流動輒以止齋論祖為首稱互笑其餘以論名家者人雖未易枚舉寔無出於先生之右者我 明朝設科取士先之以文次之以論又次之以策二百年來人文郁郁凡懷一才一藝之士乘時思奮相繼登庸維世代變更隨時異趣而紹蜚聲履芳躅炳炳磷磷何可修數也言文則瞿先生唐先生繼以王守溪翁而擅其宗策論乃其餘事耳言策則徐狀元羅狀元嗣諸南明翁而各詣其極文論其餘藝也若以論專科國初宋濂漢方遜志開其源而未易優劣嗣是而董中峰湛甘泉翼其緒而何可軒輕繼此則錢鶴灘之該博余子沈之宏蓄長而不冗者也又繼此則薛方山之雅潔宗方城之飄逸而有味者也至于海岳許先生三場精妙海內文宗論策尤為高出所以濬其源而揚其波者蓋不讓于先賢諸公也其餘歷代墨卷各省考卷亦有擅其一長譬之璫璣結綵並陳於几席之上而皆知其為寶譬之朱黻玄裳雜彰於明堂之中而皆知其可貴猗歟休哉正宗髫年習舉子業頗篤志志於文而尤專心於論已三十于茲矣資質庸陋造運乖否思起而屢蹶矣故奮而益頭矣冲霄之鳳振翮之鴻寧不竊笑之哉然嘗聞之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德立道不為困窮而改節故隨其所遇而處之怡如也自揣其平生所作雖間有一得之愚而揆之於石公諸賢不過管窺而蠡測耳年來逢知己者每以善於論過獎其不為愚人之寶燕石而識真玉者反訛之乎登酉歲館于旃源五馬精舍諸友江山等於暇日懇請求予論訣心法予曰論則魚兔也訣則筌蹄也因筌蹄而求魚兔可得魚兔而忘筌蹄不存乎人哉因兔輯膚見之所得者而筆其訣於右聊以塞責耳焉豈誠曰索糞北野推按神駿探珠驪淵獨室夜光因書以為序萬曆元年重陽月上旬之吉浙庠生汪正宗書于五馬精舍

論貴知綱領

論之為体與文不同文也者發聖賢之精蘊其格局主意句語字面自有定式在為學者必合規矩而求中程度不可妄以己見而妄加減增損者也論則據在己之蘊

蓄發題目之本旨。隨人意見。憑人議論。不背於理。不詭於道。不拂於經。知三正而且三反。知十步九回頭。知援古而証今。旁引而曲譬。功效体用之相因。是非得失之相形。原始及終。借客形主。插花製錦。則雖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講至五六葉可也。次則紆徐委曲。濃抹淡粧。講上二三葉可也。又次則道勁簡古。崇雅黜浮。雖止一葉亦可也。不求合於規矩法度。而規矩法度自在其中。如媚珠走盤。活潑流動。如率然在山。首尾相應。人自稱奇。現為固有。隨試而隨効者矣。是故槩其体段。虽有破題。斷理。承題。原題。起講。接題。小講。正講。小結。大結之殊。然揔是一篇議論。須一氣呵成。渾融其体。精練其句。忌陳腐。沉贅。浮泛。斯得之矣。大要主之以意。昌之以勢。輔之以詞。三善備焉。則雖遠追唐宋之諸矣。近匹我

明朝之俊髦。亦餘事耳。何患不以論名。就若策之体。與論亦稍異。論尚于真。重起處之包藏。策尚於亦重。結處之斷制。至於其步驟家數。起伏照應。意思詞藻。則未始不相通焉。惟能者從之。

一曰格局嚴整。規矩俊偉。

題目出來。必須立定主意眼目。然後排定間架門路。一起一伏。如何擺布。好句好詞。如何使用。經傳典故。如何編排。作性理題。主于發明。詳其上下來歷。通鑑題。主於評斷。究其出處。終身。然後搜精奮神。運穎揮措。斯筆下龍蛇走。紙上雲烟奏。格局自嚴整。規模自俊偉矣。其或長或短。隨其筆勢所至。不必主之以成心。然要之適中焉可也。

如主司出題來。止於一二篇。不得不做。然失記出處。又不可輕於下筆。必斟酌其題目字眼。有可以設法做者。或借客形主。因題說意。或撮空生意。或題上下文立論。專用梅花製錦法。幸偶一中。所謂詭遇獲禽也。若三同二異十六而天地之道。畢三十六宮。都是春六術五權三至七事八事十事。何如四不可五不可。五者關一不可三字。何以服天下。竹林七賢。熙寧三舍人。海濱四先生。四君子。六君子。一世偉人。金玉君子。類不能悉記其詳。必閣筆而沉思。求得其實事。切不可扯空事。

事山人填塞在內。恐每蛇添足。被點有司笑戒之戒之。

一曰構思精微。造語雅健。

題目如出夫子之得邦家。則以道行於萬世立意。子謂武未盡善。則以聖人有隱憂立意。賢才樂為之用。以不得已立意。餘皆倣此。與夫言人而推本於天。言事而根本於心。言王道而原於天德。言天德而推於王道。言聖人以天地形容。言漢唐宋君道。臣道。儒道。而以唐虞三代之君。臣。孔。門之高第。比形在前。言唐虞三代之君道。臣道。儒道。而以漢唐宋之不可及者。慨嘆結後。皆所謂構思精微也。舉一而餘可推。在學者引伸耳。論家字句詞語。不可蔓蕪浪蕩。閑贅虛靡。須蒼古雄渾簡潔。如倚馬可待。題云操持鋤整吐麗舒葩。非以炫博也。蒐獵三墳。貫穿百氏。非以耀能也。譬彼霞輝星彩。匪繪而煥。龍章鳳藻。不繡而奇。等語。韓信題種死云。媒也。諸葛題伊尹犁莘云。匹者。賢才樂為之用。題世降李唐云。之印。奇句。與夫張寔遠兵入援。元忠不待價而姑題。字句詞語。膾炙人口。學者熟之。則造語雅健。驚倒元白矣。

一曰識見超群。筆力警策。

論以識見筆力為先。故善作者借所出之題目。發在己之道理。縱橫變態。如節制之兵。愈出愈奇。攻擊辯難。如東流之水。百折不回。斯有識見筆力矣。假如言語發於大聖大賢之口。行事見於大聖大賢之身。功業顯於大聖大賢之手。若如五帝三王。臣如伊。傅。周。召。儒如孔。曾。思。孟。周。程。張。朱。元。可諫笑。其餘三代以下。止於有來。君臣互有得失。儒術互有醇疵。故作論者。須看題目斟酌下筆。無可諫者。專主于褒揚。稱述。若得失醇疵相半者。又當權其輕重。究其大節。言語行事功業好處多。則褒揚重。而微寓不足之意於後。可也不好。好處多。則責備意重。而亦存恕過之意於其中。如其大節既虧。他美莫贖。則貶斥攻擊。直窮到底。不可持兩可之說。至於昏君逆臣。小人異端。尤當闢之廓如也。決不可輕貸其罪。而曲為回護。隱忍其說。而故為之解。什。斯學為正學。論為正論矣。若考究不精。漫于答應。據命上之陳

談味胷中之臧否。人以為是而我亦以為是。人以為非而我亦以為非。所謂井蛙之不可語於海者也。庸俗委靡孰甚哉。試嘗即論而共許之。如博愛之謂仁。韓愈之言有弊也。而陳止齋謂異端小吾仁。君子大其說。以竟迷立論。伍員鞭平王尸。本為不忠也。而程篁墩以為復父之仇。不失其為孝子。文帝拊髀思頗牧。亦美意也。而郭青標以為不知用才於今。而徒慕才於古。三人不勞民以示譽。玄宗稱其臣也。而夏貢士以為不若諫之以不諫。太宗比迹湯武。此史臣之贊也。而作者用心字。反題目。而直斥其非。末後微稱其善。中具輔佐孰優。此詰問之辭也。而作者用數字。形出才字。末後反責于其君。皆識見筆力之可法者也。即此推之。其餘可解悟矣。

一曰學問該博。蘊藉淵源。

嘗聞之不翕聚則不能解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學之貴于博。而資之貴于深也。久矣。故周公上聖。日讀百篇。仲尼天縱。常編三絕。墨翟大矣。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圃。况吾人之資。百不及于聖賢。且又應試於風簷寸晷之中。苟非蓄之有本。養之有素。安能融毫而出。迎刃而解哉。竊現今之學者。終日規于几。篇文字。至於後場。則漠然不加之意。間有粗知楷練者。不過執篇死套。以答應故事。甚至大言以夸人。揚聲以掩衆。不曰有司取人。只重前場。雖不作論。無傷也。則曰吾為是以取名。後場帶過亦可也。噫。若而人也。有体無用之學。三場精通之事。掩口而竊笑之矣。故季成于勤。而荒于疎。必逐日有課。隨時有程。除前場之外。而於五經百家性理通鑑十科之策。表誥詔判之類。無不涉獵其粗。涇濡其蘊。則日就月將。藏修游息。庶論家妙訣。默識心通。旁引曲譬。照証之法。插花編籬。製錦之方。資深而達源矣。以之應試。何往不利哉。

論貴知節目

論之有冒。寔是閑緊處。一篇之論。已包涵其中。雖止于三五七行。然有許多轉換。起伏照應。反正承逆。回頭之法。皆具焉。有司取人。全在此處。慎毋忽之。論之体有不同。

故作者隨頭應變能自得之一格局

有順題發揮格。

有闡明題旨格。

有推究道理格。

有功效相目格。

有單言其功格。

有單言其效格。

有二意並重格。

有題外生意格。

數字重一事格。

有操空立意格。

有借此形彼格。

有比說譬喻格。

有詳論古今格。

有褒貶相形格。

有專主褒揚格。

有專主貶抑格。

有即事論事格。

有適意相承格。

有原始反終格。

有推究隱微格。

有反題別論格。

大要格雖不一而性理題專主發明其理。數圖書曆象黃鐘律呂鬼神性命道德。

堯舜之心至今在是也。

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是也。

木金者土之華實是也。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是也。

明君以務學為急是也。

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是也。

夫子之得邦家是也。

中興輔佐孰優是也。

弘才孰與周公賢是也。

華周杞梁之妻是也。

孤白之裘反衣是也。

杜王賦息媯晉侯是也。

仁義誠敬倫物之類。曾中貴有成法在焉。若夫題出天德。用王道。意輕。擬在後。題出王道。用天德。意輕。擬在先。其中用天字形容。方有臺閣氣象。但不拘於前。在承項。必後在鋒尾。只要安插得好耳。比喻題重正意。答揮。喻意形。可也。事之得失。題源。究始終。物之優劣。題源。考本末。至於腹中提醒題。頭字面。挑剔題面。首意。活套。又存乎人。

破題

為論之首。包括一篇大意。須立意正大。簡潔高古為上。然其体有不一。貴在相題着筆。忌泛而不切。冗而不清。

有順題破

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是也。

有倒題破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是也。

有重首句破

趙振弃家從烏孤是也。

有重末句破

我州無降將軍是也。

有短破

只講二句。

有長破

講上三四句。

有相須破

明君以務學為急是也。

有承逆破

先憂後樂是也。

兩截破

一見決聖主是也。

對待破

聖君賢相之事何如是也。

兩扇三扇

十六而天地之道畢是也。

一哉二哉

聖人立人極是也。

一乎二乎

桓榮稽古之力是也。

專重正意

王旦荐寇準是也。

推原首意

虛車是也。

至人合太極之全是也。

題外立意

孤白之表反衣是也。

玄暉以清謹見稱是也。

透題直講

天下稱韓范是也。

倚馬可待是也。

叙事直講 破承一套

白龍魚腹是也

接古形容 三段起伏

秦漢諸儒無此氣象是也

比喻形容 近於古作

蓮花似六即是也

破題二十四樣。曲盡其法。笑大要三四五句為正格。或重首句意。或重末句意。或兩截意。此格尤佳。其餘二哉。二乎。無他。亦曰云云。此皆馬籠頭套也。不可動輒用之。恐取人憎厭。對待二扇三扇之類。古体如此。今多不尚。若憑題直斷之類。非有學力識見。不能作。季者不可以此為法。

承題

承破題不尽之意。而詳說其旨。貴有变换。委曲呼應。切忌重複直率。其破

題不相象。体亦難以律齊。

有先反後正者

謂先將題旨反說後直說去。

有先正後反者

例如前

有承破二合為一者

於常玄成准陽中尉見之。

有發明理緻者

謂說出道理疊、講去其中亦有起伏。

有抑揚起伏者

於空中樓閣見之。

有兩截呼應者

於一見決聖主見之。

有轉遞相承者

於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見之。

有立骨為腹張本

此處定主意牛腹便要一一應說如十六而天地之道畢。

用詞藻裝點者

於燭影斧聲見之。

有畧虛提便實說者

太宗比迹湯武是也。

承之格虽不一。大抵多用正。反格形容。尤為得體。後面論中起處。一反一正。結處一反一正。故謂之三反三正也。承題前面用斷理。後面用回頭照應。方為完全。然亦有題不必拘。此法者。在人會悟耳。又体以簡短為佳。不可扯長而冗。

原題

虛說承後而別出題頭字面。鋪叙事實而足其意者也。乃承上起下之法。体亦不一。有連帶輕搭二三句者。有結搭二句者。有全不挑題者。有詳叙

其事說至三五行者。有畧陳來歷。說一二行者。但此既叙。講中再不可叙。恐重複耳。有輕提而連起講。一直說下者。餘可類推。

又

只結搭二句者式。

曰木金者土之華實。此橫渠張子之善言道也。噫。吾以是知太宗之識治休也。

有全不挑題者式。

先剔出題面。後以愚謂接去。

有詳叙其事而說者式。

詳述題旨一二行。然後做去。

畧叙其事者式。

畧述三四句。

輕題連起講者式。

孤白之表反衣是也。

起講

論之咽喉正在此處。若不用心着力。便充拓不開。而為題所窘縛矣。縱做詩一篇。亦無精彩。氣焰卓率。答應昔人所謂鼠頭歎其尖而銳。豕項歎其肥而壯。正于此稽考也。須有原委。考掘含蓄。識見力量。方為得之。休段不

一套法在人。

有即事影題。而為抑揚起者。

夫子得邦家。而以二帝三王得邦家。講

有就題意立為議論形容起者。

士窮見節義。而以正氣流行。磅礴議論。以董孤之激等句形容。此三邊議論。說下有詞藻。有原委。

有引經傳。而別題面字起者。

趙振弃家題。而以周易從字別講。二喜一恨。而引二帝三王之憂喜。別講孝宣優孝文。而以

優字別講。一見決聖主。而以見字別講。可式可法。

有推究源頭。設為問答。傍引曲証起者。

鷹鷂不若鸞鳳。而推原帝王之治。以君子孟

子引証問答講。

有推及天人。而用反正起者。又附譬喻休。

虛車以道。涵于太極。而及載于立經。反正譬喻。皆在堯舜其心。至今在。而推原於太始陰陽。以及於人。草木人心。以山木成象於天。而及於吾心之生意。心入於奇巧。而同木之雕鏤。比喻反正。皆在。

有論功效而原始及終起者。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及立朝以正直題見之。有論事勢而即此形彼論人物而究其出處及設為問答起者。

我州無降將軍題。以上下明良及洪崖肇其始等句。張寔遣兵題。以群黎率服及晉室南遷等句。

元忠不待價題。以唐之事勢及孔子上聖等語。

仲舒王佐題。以仲舒在漢而究其出處。以伊呂比說。

有鼠頭承項相連說者。有無鼠頭承項者。有單有鼠頭者。有單有承項者。大槩鼠頭說得少。而便接續入題。承項說得多。而包藏腹內意。須要識提醒題頭之法。不可蹈皮厚之弊。若用正反文法。抑揚文法。亦須其承題相照應。只詳畧不同耳。倘用梅花裝點法。亦須三五段。不可涉于方也。

接題 承起講而過大講。乃血脉所在。語句貴簡潔流利。有千鈞之力。又有一等過

正講

接無痕無迹者。最為高手。在學者得之。

有小講大講之異。其實總而言之。為牛腹。但有由虛入實。因畧致詳之別。而學問之該博。蘊藉之淵深。于此是占所養矣。引喻。點証。回顧。提醒。承通。相因。插花。編籬。製錦。妙法。俱在其中。故曰牛腹。歎其壯實。大要三段五段。七段九段。員活交換。方為得體。亦須體勢清而不冗。詞語切而不浮。意思新而不佞。有起伏。無重贅。斯稱高手。否則雖曰豐贍。實則補袖矣。可厭孰甚焉。

引喻 使功不如使過。昔人有夜行一段是也。

元忠題。僭侯之珠及鮮不以燕石目之等句是也。

照証 一見決聖主。光武同符高祖。見其仁見其度等句。

太宗比迹湯武。以湯武証而比字照出。

回顧 謂應起講。起講前後。有何眼目。何人物。提在先。故反而回顧之耳。

提醒

如尚志而以志字叫起。至妙題而以妙字叫起。夫子之得邦家而
以邦家字叫起。浮雲五色雲見。此行何異登仙等論皆然。
謂遊、講安所謂不然。又不然。雖然亦未也。尤未也。其要尤有在也。其
机尤有在也。凡夫由是。又由是。推之。又推之。等句是也。

承造

相因

插花

謂用古典成語裝點。如美人淡粧而挿翠。則美現也。不拘安在何處。只
要三五行一門。此法最難。短記之功。不可闕也。故不離華野等句。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王伯一言而滄沱冰合。玉石相揉而卞氏

為之嘆息。丹山彩鳳。不可以常網而羅。余做此。

編籬

如虛車易以明變等句。太玄法言等句。秦漢諸儒題。即康節之為學
也。云。垂情于青紫。云。鷹鷂題。刑法以為畏。猶夫鷹鷂云云。

制錦

士窮題有隨波云。郭正稱法真孝喪之母云。見出吏部云云。

撮要

題事故多。人物多。不必一一詳悉。只撮其大要緊關者為論。如中興輔

佐題。只叙霍光魏。以下二三人。獨詳于蘇武是也。餘可類推。叙事亦

如此。現康侯松柏。吾現其傳春秋也。云云。

詳叙

題出人物多。如百代殊絕之類。則叙張良孔明。懷英仲淹之出處。何如

不可舉一遺二。若叙事記得明白。於闕一不可題。則知其仁信智勇。戾

五字不可妄寫。余做此。

感慨

作論正講中。用感慨詠嘆。詞意最為尤雅。蓋有識見學力者。方能之。如

張寔遣兵。云。昔人有言暮春等句。用冷句冷意。冷詞甚理趣。

右所陳中。腹中家數步驟。最為詳盡。在論家必脫不得者。但亦不必拘。是

如此。惟在學者融會貫通。到得熟時。自橫衝直撞。動處自有成法矣。否則學

輦西子而失西子。學步却步而失却步。寧不踏馬援之所譏乎。

小結

收足。一篇議論。而咏嘆其旨意。謂之蜂尾。款其快而利。如繳轉無力。結煞不

不割。一篇精神。便弱矣。多用即事照証。文法。末後尤當緊。足二三句。或反

說回頭。体亦各別。

援引体 堯舜其心至今在懋德如禹云云。君志定是故明此而帝云云。

明君務學明此于堯舜云云。

比形体 張寔 昔者五國連兵云云。拊髀 以漢武等形比。

推原体 秦漢 然因是而究其本等是也。

推廣体 滿山青 是意也。周子得之等是也。

連大結一套体 二喜然就其實而論之云。趙振 或曰振鳥非笑云。此殿并格與。

就本題旨意上下結体

立朝 吾現西漢之臣云。此峰尾結煞處。獨詳于汲黯者乃題之跡。

三代有道題 結詳於秦漢亦是此格。凡題目出來有關於漢唐宋

事实及係聖吳身上可作証者俱准此例。否則俱以虛意作綴不必

以此拘。又有一樣体。繳擗破題上云。吾故曰云。大結亦有用之如

張寔 愚故曰忠義在句是也。

大結

体雖不同。與文之結相去不遠。

有推廣都 張寔題 用宋事言是也。

有引証者 至妙題 用仲尼作主是也。

推高一層意 虛車題 言文而本之于心是也。

作鬼人意 堯舜其 言人求之吾心之堯舜是也。

探本立論 君志定 言務卒尤貴于親矣是也。

因此論彼 夫子得 言夫子而及于孟子是也。

用經傳証 至君病 用易乾剛坤順是也。

影題頭說意 滿山青 言人能主敬以立本一如山之霧捲雲收云云。

有微抑而又揚之 空中樓 言邵子只是数季云。松柏題亦是。

因其事而論其行者 離騷 言屈原之忠是也。

曰古慨今

祖禹議

古之作史者純任道今之作史者純任辭

因其論人而慨嘆其所值者

秦漢文字重惜于朱子是也

論一人先貶之後褒之褒之而復貶之庚顏題是也

并論二人一長一短附解言文帝之美賈生之過是

有全貶全褒者有兩重意自相發者大要有百尺竿頭進一步為佳又有結
只作二三行者又有无大結者活套在人耳

作論要訣

凡作論立意為先遣辭為次辭意俱足長短適宜以之射鵰百發百中有意無辭其
弊失之虛空有辭無意其弊失之纏擾俱令人可厭切宜戒之

一作論破題含蓄一篇意思緊閉字眼不可輕易下筆三句破為正二句破為次必
不得已講上五六句亦須斟酌然其体有四樣

或重首句唱起則一篇首意含在首句如趙振從烏孤是也

或重末句繳煞則一篇首意含在末句如我州無降將軍題是也

或作兩截議論而意實相連

或有作叙事体

承題項破題意來先說斷理道理幾句而後用反正文法或先正後反或先反後正

在人相題着筆又或正反後用回頭文法一二句尤為妙然承題二五行之間有許
多轉折不可失之反復擾混若兩截議論格則又不可以正反拘只如破詳發兩截

議論承題下緊別出題旨或用吁此其文法二句或用知乎此則云云文法或用

明說事實題意何如若此處詳於事實後面再不許再叙此破承之要訣也

論之起講有鼠頭有豕項鼠頭者或引經傳或設為問答或插花裝點畧又含蓄一
篇旨意以引起下文謂之歸宿旨意有要歸有經宿不失之散漫支離也故欲其尖

而銳豕項者即接於鼠頭之下而充拓議論之耳如峙而為山流而為川照臨而

為日月等語裝填在內則及面牛腹必須照應云山川流峙吾心之動靜也云云

又如云。蓋不現之天地人物乎。今夫夫。之類包含一篇意思在內。謂之包

藏者。正如此故。欲其短而肥。然又有鼠頭而全。豕項者。即豕項而全。鼠頭者。又或有

全身鼠頭豕項。而只以題旨意直講。如論其朝君臣事。只叙當時事勢起是也。然鼠

頭豕項三五行間。便要叫喚頭面。驚醒人眼。不可漫又講了大半篇。全與題目不相

干涉。此為皮厚之弊。最為可厭。鼠頭豕項後。轉折入題牛腹來。只消二三句。此處全

要着力。如一見決聖主云。嗚呼通乎此者。可與論世矣。正是此類。故云有千鈞

之力。論之訣要在此。轉折後。講詳題旨為牛腹。亦須由虛入實。因畧致詳。將題意含

蓄說一二行。而後以是故字引入。折折詳說。或二段三段。一變文法。五段一變文法。

七段九段亦然。或用猶未也。又猶未也。云。凡鼠頭豕項中。即可照應者。必照應講

之故。欲其員而大。切惡重複。生發意思。牛腹後。咏嘆回頭。收足一篇旨意。謂之蜂

尾。最宜愈加精神。有湧泉不竭意思。此處不着力。則一篇旨意。亦漫散矣。反使有識

者。厭現若天。明此于唐虞詩語。雖為膾炙人口。在相題着筆。不爾則為套矣。殊不

美現。故云蜂尾結煞。古語云。作論十步九回頭。亦只在蜂尾處。然亦有不拘于回頭。

惟人類推之。耳蜂尾為小結。小結後為大結。要另生議論意思。如所謂百尺竿頭進

發意思。則為贅談矣。

余式古論繩尺可考

論之訣法。開述于前。有所未盡者。在人引伸觸類。自見其旨趣。所謂舉一隅。可以三

隅反也。若夫熟記古典。為插花裝點之根基。論自過人矣。不然徒有訣法。而腹內空

虛。亦發揮不出也。然插花裝點。如美女淡粧。揀翠花數朵。自覺可愛。若純以首飾。盡

裝。則反失之不清。所謂學韓西子。而失西子笑。此又學者不可不知。論全在論冒。後

面一篇。可知之。不可忽易性理題。要說理明白。有臺閣氣象。通鑑題。要新制得倒。有

警策法度。至於講聖人以天地形容。不可賢人比之。講漢唐宋。以三代提起。講王道。

必本於天德。講天德。必發為王道。皆其法則也。至於以數相配。以事相形。活法在人。

難以開述。若夫失記題出處。多用借容。形主之法。或捉題目緊要字眼。別生議論。外

此無他法矣

論訣目錄

弘材孰與周公賢

張寔遣兵入援

豪華

天下稱韓范

虛車

漢時猶有古意

士窮見節義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太宗比迹湯武

元忠不待價而沽

博愛之謂仁

尚志

拊髀思頗牧

秦漢諸儒多此氣象

趙振存家從烏孤

我州無降將軍

明君以務學為急

此行何異登仙

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

聖君賢相之事如何

韓信

仲尼不為己甚

二喜一惧

杜王賦息媯留侯

三代享國之長

賢才樂為之用

一見決聖主

燭影斧聲

夫子之得邾家

孝宣優於孝文

康侯松柏挺然獨秀

諸葛武侯

山西諸將孰優

破承天是一

格只是意推

新固公非人

所能及而以

弘材妄擬之

是之謂不知

量也

起言人之分量

相去有不同之等

古今上下道德

材術乃是眼目

亦為單頭承

項歸宿也

証言分量之

不同是如此連

前二段俱是

泛泛議論為

弘材孰與周公賢

就題亦駁格

只重周公二字生意思

嘗觀五經易之象爻詩之風雅書之周官立教禮之三千三百與夫孔子作春

秋以思周公之意未嘗不悚然嘆曰道正諸五經矣周公之道之廣也如此

夫後有作者弗可及矣而乃有弘才孰與周公賢之言者愚固未如其所自然

豈不能以周公之聖而辨之噫甚哉論人之難也是故善論人者必於其類不

於其類而妄擬焉君子不謂之知量也夫天下之人古今之異時上下之異品

道德材術之異蘊古者弗類于今矣而今之不能擬夫古者猶夫古也上者弗

類於下矣而下之不可擬乎上者猶夫上也道德弗類于材術矣而材術之難

擬乎道德者亦然若是者莫不有自然之分量焉故聖人者有聖人之分量太

山河海其等埒也賢人有賢人之分量丘陵沼沚其品流也庸人有庸人之分

量卷石甕盎其品具也醕卷石之高於丘陵廣甕盎之品於沼沚人未有不笑

之者况為太山乎河海乎古之聖者至周公孔子極矣自顏孟以下願希聖猶

此以分量一折
弘材不可及周公
又設為問答設
論言聖人可奉而
至堯舜可為皆其
德之近似者其故
顏之優湯武孟之
配禹二道之擬顏
孟有由然也若弘
豈可以擬周公耶
此是二折

又言周公之聖
道德功業材藝
高于千古而後之
為儒者厚者且不
敢正視周公况弘
材之無耳者而可
以擬周公取此是
三折

又歷言揚衷
擬孔子黃憲
比顏子等語
人且不以為然
則弘之不可以擬周公
益信矣此是四折
四折設論層層
疊疊真有音思
乃是牛腹之豈豈
腹也
小結言寧誣
賢不敢誣聖乃
是鋒腰歸束也
大結言立論者
為有為之言引
事以証之後又明
自擬、人者之非
意思無遺力矣

或難之。况弘材可與語周公乎。即是弘材而賢也。吾知其為立陵為沼。止耳。甚
笑。論人之難也。或曰。聖人未嘗以其道孤立于天下。其明言以告人。不過曰聖
人可學而至。今之學聖人者。且曰是無難焉。其道一性一而才一學之則是
笑。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言人之未嘗不可為聖人也。故顏子之德。嘗
以為優湯武矣。孟子之闢楊墨。嘗以為配禹矣。明道之和易。伊川之剛方。亦嘗
以擬顏孟矣。謂周公不可比。不几以絕德天棄下耶。曰。是皆言其德之近似者
也。顏孟程子。間世而一見。其擬之於古先聖賢。亦无怪也。弘材何如者。而乃可
與周公品耶。且周公之在周也。思兼三王。祖創六經。道德冠群聖矣。討紂伐奄。
制禮作樂。功業首百王矣。多材多藝。創制立法。材藝絕千古矣。後之儒者。及于
董揚王韓。功業至於張葛韓范。彼其于周公。尚不敢正視之。然董揚王韓之徒。
又後人所不敢正視者。彼猶不敢正視周公。况乎弘材之無所聞于後世者。則
愚之以為非所擬焉。非過也。夫閔西夫子世。嘗以揚震擬孔子矣。伯起未為非

東漢之傑也。其可以語孔子否耶。子國。顏子也。嘗以黃憲比顏子矣。叔度未為
非衰世之異也。其可以語顏子否耶。河汾。素王自擬。則可笑。人不以為然也。江
東。管葛當時則可笑。後世不以為然也。故以弘材擬周公。雖未知其立言之所
自。諒知道者不以為然。明矣。嗟乎。使弘而誠賢也。吾不以擬周公。是不以材為
賢也。是失於誣賢。弘而誠未賢也。而強以擬周公。是以愚為聖也。是失於誣聖。
誣賢之罪小。誣聖之罪大。愚既未知弘材之實。則寧敢於誣賢。而不敢於誣聖。
也。雖然。豈有所為而言之者耶。薛方之辭。乃曰。陛下。方隆唐虞之德。遵堯錄曰。
吾謂神考為堯。主上為舜。使後世守之。夫新室宋代之君。与堯舜也。久矣。而
二子之為是言。後世無有非之者。則以其出于有為故也。文不可以害辭。辭不
可以害志。今已不知其所自。又安敢妄為之評哉。若夫敢于自擬。如王莽之謂
功德比周公。論于事。人如陳賈之以仁智解王。慚。此其万世之罪人也。惟君子
以此為鑒。則可。免于自擬之過。擬人之非矣。

通篇立論新奇，字中生有，凡作論失記題出處者，當以此為法。不患不壓倒，元白笑。

破言君子欲行其道，而阻於時之弗用，故尚其志。重操字，雖畧涉於太長，然意勝亦不為害。承題只憑破意，反復推明尚志，意亦有正反意。

如此二句文法，凡作論者當以為式，所謂詞不煩而意足也。起言君子欲得君以行其道，而得不重其志，是得原頭上說，乃正議論，又復自伊傳說太公之

尚志

發明題旨格

志操字重

士君子非不欲得位以行己之道也。顧時不我遇，而大行之望弗遂，于是不得以平生之素負者而尚之。此可以現古人之掃矣。夫君子視天下無不可為之君，而不能必時之我用，幸而用其道也，則足以格君心，正國是，而吾行道之心亦得以自遂於天下。惟天下之不能盡如吾意也，旁現斯世，皆不可與有為之國，然後不得已而頡頏相高，舉世皆濁，我獨清焉，以自尊己之道，否則操權換世，致天下之治，亦君子之所甚歎，而何樂為疏也哉。向使己之道不行，而又不能自重其道，則屈己甚矣。曾謂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頡頏者而忍為之乎。知此則吾孟子尚志之論可得而詳言之矣。今而現之賢才之仗于天下也，死盡而其願得明君，遭聖主，以達非常之功者，何代死之。然而志不重，則道不尊，道不尊，則不能成功於天下。古之君子，未嘗少屈其志，而其勤勲名垂竹帛，往有可紀之績，豈顧徇情於天下也哉。亦以君之能用其道故耳，故不離華野，而

事以証之。死非
發明道理。此單
頭。豈項之包藏
外。有轉折。有原
委。而不離。幸野
三段。乃掩花裝
點之法。最佳。

吾子。是二句。轉
折入題。來有千
鈞之力。論訣正
在此。

言志之不可屈。
正以見志之當當
乃由虛入實格也。

世既無知人之秦
穆以下。乃推君子
所以尚之之意。而
寧隱於山林。以
下。正言君子之
尚志。詞語典麗。
可移他用。然前二
段後三段。文法不
同。此所謂論欲其

員也。推而極之。
五段七段九段。皆
如是在。人會悟之
耳。
如是。數句。此為回
頭。文法。九作論十
步。九回頭。正是如
此。

概自以下。言戰國
諸人。屈已求用。而
不能尚志。而深
于孟子。三致意者。
是。自本。色上。議論
不。涉。于。淺。漫。連。小
結。大。結。都。在。四。亦
為。掩。花。裝。點。也。

結尾數句。乃推
廣文法。

割烹之品已調。不離傳岩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為伊傳太公者。固當高尚其志。以自尊己之道矣。但志自我尚。道自我尊。而卒能行其道。以遂吾高志之心。然後能設施於天下。而大有為耳。不然。不為莘野之耕。則為傳岩之夫。磻溪之叟矣。而其能為斯世屈哉。吾于是而知君子尚志之心矣。其亦不得已而為自重之計也。夫君子負道於一身。苟可以濟天下。雖少屈其志。亦无不可者。而何必拘。然為忘世之沮溺乎。嗚呼。此所謂枉尺直尋。如陳代之徒。而溥于髡。歎以接嫂者。接天下矣。是豈出處之正道哉。君子之尚志。則不然。世既無知人之秦穆。豈其於食牛之要。世既無荐賢之相國。安忍于跨下之辱。時不我遇。一因夫時而已矣。而屈已以行道。豈君子之心哉。是故寧隱於山林。以尚吾高蹈之志。可也。而不為諛時之矣。相寧退居于海濱。以尚吾紫芝之志。可也。而不為逢時之大夫。寧酌清泉以自爽。而櫻金掩目。藏珠亡身者。不為也。寧居揖客以自高。而望塵下拜。拂鬚取容者。不為也。寧垂一絲以扶九鼎。而掩袂進諂。曳裾獻媚者。又非其志之所屑為也。如是則。廉頑起懦之化行。而清風高節。所以激人心者。多矣。君子尚志之操。其所係豈小小哉。或者不知。而曰。懷室迷邦。逝于不仁。亦未諒君子之志者矣。慨自戰國。富貴利達之徒。莫不登塾乞墻。朝秦暮楚。蘇秦張儀之輩。則以口舌籠天下。吳起孫臏之徒。則以兵術誘天下。嗚呼。然挈世主之裾。而售之。卒世皆然。求其矯矯風節。特立不群者。幾何人哉。而尚志之節。惟孟子為能盡之。是故不見諸侯。壁立千仞。其行道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現其之齊。之魏。之宋。之滕。仁義性善之說。喪禮井田之說。每倦。又于時而不能已者。無非欲伸其救世之志。以显王業於當時耳。奈之何時。不我遇。卒無以慰大行之願。遂使三代之治。幾於寢復。而竟亂于許行陳良之口。此孟子所以不得不以辭而闢之也。故嘗為之言曰。時不可出。則當勵高尚之志。時莫能用。又當峻吾道之防。

是論辭意俱足。為順題。發揮格初。季去。以此為法。則入門矣。引而伸之。其餘

臣道類

破又字了字忠
字是篇主意以
為三句正破得休

承言人臣當天下
義先及後正發明
張定能居尸以此
其忠之所以可取机
軸步驟甚可式

承尾不結題旨
亦是一格

起言忠又在人而倡
導在君感應之机
如此而是故以下則
引事以証之乃論事
頭大而錢項肥而
大也

晋室以下入題来
先叙晋固勢之衰
而及忠文者無人
便是反提以起正
意

張定遣兵入援

褒揚節義格

義字節字忠字重

義莫大于勤王也。人臣抗節以衛其主，可謂忠于所事矣。夫人臣以尽職為良也。懷祿固寵者，則不遺其身。見利忘國者，則不恤其後。治朝之骨鯁之臣，亂世無匡救之力。戕此由也。夫苟大義所激而不忍奎輿之播遷，遣兵入援而必款二宮之反正，是非有以啓其忠義之心。作其敵愾之氣。而曷能如是哉。此君子所以有明節之義。而功之成敗不足計也。蓋嘗論之光耀研鑄之氣。在于天地間未嘗已。顧人君之所以倡導之者何如耳。上有淳厚之風。則下有羔羊之節。內有懷柔之化。則外有反素之心。此机之相為感應。而理之相為流通者也。是故群黎率服而陽拱。不忍於舍周。碎首秦廷。而環泣藩牆。以復楚是。蓋忠義激於中。而果敢之氣。自不得不因時而震耀也。晋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蠶風未除。上無德化之施。下無獨固之節。中原有顧瞻之憂。幽谷无迁喬之望。其孰能忠誠以事其上。靖節以衛其主也。乎寔也。于懷慙蒙塵之餘。而独能抗

輕叙張寔忠
之心乃由虛入
實格引田光公叔
事以明寔之志于
忠又故其入援者
如此

又引晉臣非無人
而未能有如寔之
忠也者則寔是
入援成功而尸
又則可取也乃借
容形主之法

向使以下是及復
即晉臣之事致慨
嘆之詞見其不能
及忠以此晉之所以
日衰而國恥終不
能雪則寔之道
兵入援固以超出
諸臣之右而致後人
之思也則下稱嘆也
詞意老練筆力雄偉
可式

昔人以下即事感
慨而况當以下
因時具言之段意
總是明寔忠
義意可與

以上論腹都是
借容形主之法
不拘拘于叙事者
者以下即春秋與
子罕之事見綱
目與張寔之志
乃鋒尾快利歸
宿也

大結推廣形容
總是張寔入援
之志可與
又即事形容容
總歸贊美張
寔意乃百足竿

節玉立。虎步谷風。吾以是知忠義之在天地間未嘗亡也。何也。寔非不知一旅
之兵。不足以支大厦之顛也。然忠臣當官不避難。烈士奮節以捐軀。是以田光
伏劍于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寔之志田光公叔之志耶。夷考其時。晉室諸臣
非不足以有為也。陶士行以勤勝。劉青州以氣勝。祖士雅以忠勝。顧榮賀循又
以節氣勝。宜其足以維乾綱于既危。扶九鼎于不墜者。卒之奎輿播越。二帝蒙
塵。獻子感太叔之悲。嬖婦憂宗周之殞。幾何人哉。是雖曰寔兵入援迄無成功。
然而獨懷麥秀之悲。深切黍離之嘆。非寔也。而誰與之。是其所能者人也。所不
能者天也。君子亦安之若命而已。而暇計其成敗利鈍也乎。向使晉室諸臣皆
能枕戈以固其志。攬轡以清中原。則北轅庶乎可回。而南宮不至於淪沒矣。腥
膻足以芟夷。而濟洛不至於丘墟矣。青衿無復傳觴。而亭起寔不至于抱涕笑。
夫何徒有擊楫之心。而無匡救之力。徒有運甍之勤。而無懷折翼之思。徒有江
左人望之歸。而無救于敗亡之禍。毋亦懷宴安之鴆毒。而乏經國之遠猷。祖清

談之餘習。而忘恢復之大計。國事日以不競。國恥終于不雪。君子不能不遺恨
於晉室諸臣。予以作其敵愾之心。而荒其首立之志也。昔人有言。暮春三月。江
南草長。雜花生樹。流鶯亂飛。感物具懷。此忠臣烈士所扼腕憤嘆而不能自己。
况當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而晉臣猶欲施。然崇扇玄風。寄身虎吻。徒傷帶劍
之辭。無救陸沉之患。亦獨何哉。迨夫慨嘆平乘。追尤夷甫。朝拜死歸。桑板署號。
非所謂何嗟及也乎。君子以是知寔之能臣。而諸臣不得不任其咎也。昔者五
國連兵。運命伐衛。而子罕能救之。書曰。王人子罕救衛。所以大子罕之功也。知
春秋。子子罕奉命恤患之賢。則知綱目。書寔遣兵入援之忠矣。雖然。寔之入援。
固為可與也。他如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大義
殉身。後先相望。于是可以占其不忘晉之心。而忠義之在天下。凜凜乎不斯朽
也。是雖無救于晉之敗亡。烏可以其功之無成。而顧畧之哉。噫。晉之亡也。君子
已不忍于言也。爰及趙宋。徽欽北轅。高宗南狩。願望闕庭。不得一灑麥飲于八

頭更進一步文
法
愚故曰二句八回
頭文法

陵之下者。世事又可悲已。至于殘山剩水。而宋禹翁謝臯羽唐玉泉輩唱和悲歌。慷慨激烈。而不忍離者。其即張寔入援之心哉乎。愚故曰忠義在天地間未嘗亡也。現于此益信。

議論慷慨足占所養。而詞意追于班馬。非俗眼所識。惜乎止於一篇。豈所謂有數文字乎。

破言人君當用
才於今不必意
才於古過字乃
斷其失也。其涉
於長而意勝死
害

承言天立人君
自為美才而為
之輔。而人君用才
則可以成治。不必意
才於古。過字乃
之意。而詳明之
步驟。其動甚中
肯綮。

三代以下。別明題
旨。而餘個二字正
應破過字。

起以天生奇傑
之才。而後人君之
用。而人君苟非能

拊髀思顧牧

得失相刑格

重當用才意

人才之生于天下也。何代無之。故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才。而世之人主不知用才于今。而徒慕才於古。亦過矣。夫天立君。非徒厚之以珍饈衣衾之榮。假之以威福刑賞之柄。空然以其一身寄之乎億兆萬人之上。也。固將篤生賢俊。為之股肱。為之心腹。為之干城。際雲龍風虎之會。効羽翼左右之籌。而後君人者。得以垂衣拱手。享至治為。每於顧夫為之者。臣擇其可以有為而用之者。君人君而無意於人才。則雖韓白孫吳之徒。輪運輻湊。將焉用之。使誠有意也。則以今日之才。得今日之需。豈無魁瑰瓌璋落磊英特之士。出自嚙嗾登之廟廊。為天子使者。抑奚必惜才於異代。而始理也哉。三代而下。漢文亦令主也。置魏尚於散地。而匈奴犯塞。徒具顧牧之思議者。至今有餘。桐馬夫豪傑之士。之能大有為於天下者。也。夫人而知之也。而其生也。率得天地靈異之氣。天地靈異之氣。死時不流。故士之哀然以奇傑名者。亦往。表見於時。夫人之性。其不奇。

用于今而徒思
慕于古則為過
乃是泛議論為
單頭之包藏題
而奔之下接古
訂之詞語典嚴
乃承項之絕佳
者宜熟誦之

入題較淺之時
如此而當時之賢
本亦自是以利變
惟幸而用之則足
以成致治之政不
必遠有所思乃自
根本上議論

原帝思頗牧之
心其意正在于此
是推見至隱意
正為下文評斷

張本見其過也

此言帝不能用
才于今而徒思
慕于古所以為
過也

推極人君慕遠
之過而謂漢成
帝之事以正之何
等刻切而掉花
裝點文法又其
余耳

珠玉之聲言切乃
幹尾之絕佳者

且傑也。為奇且傑矣。而非有君人者崇之權予之威俾其軍中得便宜從事以
自游刃于其間。則彼將弗為吾用。吾弗能用人而致人之弗吾用也。乃臨戎而
嘆曰。天下無將才。天下無將才。吁。過矣。舜之時有苗。曾遂命矣。而舜惟神禹是
命。不七旬而有苗格。周之中葉。猴狁不庭。而方叔召虎之德克壯厥猷。宣王赫
然中興。殷命周季而收克戎之功。秦拜蒙恬而樹虜不南牧之烈。當其時。將其
人亦足以却夷而降虜。何居。今思古為哉。漢自立國以來。白登之圍。帝幾不免
於其身。而嫚書之辱。樊噲等以酬其橫行之志。匈奴之驚驚頑悖。漢庭無如之
何。久矣。而漢文之時。虜騎嘶雲中。烽火照甘泉。則又有甚焉者。固亦虞之苗殷
之戎。周之猴狁。羸秦之強胡也。方是時。豈無智勇絕類才力離倫如禹如方叔
如周季蒙恬等輩。備邊降胡為天子什隱憂。而使帝有馮唐之問。廉李之思。耶。
豈天之生才而獨靳於漢耶。胡為乎。帝之有所思也。度帝之意。不過以趙之疆
壤。東隣襜褕。北界樓煩。而當七雄競長列國爭伯之秋。趙未聞有林胡之雲擾

者。則以前有廉頗。後有李牧。故也。使二人者而吾得其一焉。則一震臆喪之膽。
大舒華夏之氣。彼醜胡得以陸梁至此。此帝之所以思之勤。慕之深。腕腕太息。
不啻在鉅厓而已也。而庸知此二人者。有不必于思乎。何也。漢庭而果有若人
也。思之矣。蓋漢庭而果有若人也。有若人而不置之于邊也。置之于邊而監制
繩削。使其掣肘不獲自伸縮也。則帝之責將誰追。此馮唐所以有魏尚之域。而
廉李雖存。吾知其弗克用之矣。其哉。人君不可遠有所慕也。遠有所慕則近有
所遺。近而慕遠。吾不知其智也。漢武表章六經。非不追思乎孔孟者。而仲舒
天人之對。宛然誦法孔孟。而帝不之用。成帝王者之法。之間慨然有志。三代之
治。而漢家自有之。制忽焉。弗守。人主慕遠之失。類如此。嗚呼。武興成不足責也。
吾不意文帝之賢。而乃遠慕古將。近遺名帥。其失亦若是耶。珠藏于懷。玉韞于
櫝。不索之以寶于人。而顧謂古下和之璧。其直連城。魏惠之珠。其長徑寸。而不
可卒致。則亦左矣。雖然。文臣如賈誼。而抱長沙之恨。武將如魏尚。而坐首虜之

結
大東說文帝
好處而實生一
段議論則又重
致慨嘆之意

罪。帝之失也。而帝之質則甚美也。馮唐一對。雲中復拜。帝之從諫如轉圜。若是。帝之不吝改過。若是。他日細柳之屯。條侯之將。皆唐教之也。予獨惜乎實生志大而量小。鬱於言之不庸。而憤悶以死。不得為帝復用之也。或者曰。人臣之遇其主。幸而得唐也。則魏尚得以售其材。不幸而不得唐也。則實生而已矣。奇特雋永。絕塵超逸。固宜與彙會魁之作。並馳譽者。

破言人君不必奉
蒙曰奉賢才而奉
之得其道。自有
含善意

承言美才不易奉
而奉之不得其道
則賢才終不可得
及復議論此為
秦漢之法。然所以
奉之得其道者
不過立美死友尊
位重祿。始論後末
一段議論是也

此信陵一白為者
便文法

起則以蒙字說設
為問答之法。正以
提起下文。歷言蒙
之為蒙如此詞意
俱之。此與頭項
之絕勝者。
叙蒙事。安句巧而
新詞健。而雅且中
事情。膾炙人口。

蒙奉

題外生意式

重奉之得其道上

人才不可以不舉。而亦不可以易奉也。奉之得其道。而天下之士始為天下用。笑何則。賢者之為人也。淡然無利欲。哀然不自表。固不求知於人。而人之奉賢者。又每索之於顯然之中。而不察之於隱然之內。夫以不進名之賢。而使夫不察於隱。惟求於顯者。以奉之。嗚呼。吾見其難矣。其所奉者。固未必賢。而賢者則未必奉。其所求者。或非士。而士或不見求。雖自以為羅天下之才。而天下實勝之士。固不可得。而致笑。此信陵君之所以訊平原君也。夫德百于人者。謂之豪人。而以豪稱。亦可以為難矣。奉士而以豪奉。亦可以得人笑。而公子顧有不滿焉者何耶。蓋自大道既隱。世降流漓。貞元鑿而智巧朋興。直行隱而詐偽並起。以廉稱者。或假之於仲子。以潔稱者。多托之於伯夷。忠信聞於人。而欺罔仍存也。孝弟名於外。而乖道未泯也。順比悅懌。文笑而摠實則誣。慷慨扼腕。毅笑而臨事則惧。然而智無他長。陰謀為最。才無異能。取譽則高。揚聲於衆多之口。炫

言高家之不可奪
折入題末見矣之
當云

以下歷言士之
至如此又法更
換層疊首
二句段非仁教
句三段加以下
四段道足以下
五段是惟不處
以下為總足上
意有豐腴之
句有俊雅之
詞有新利之
意論之絕佳
者宜熟讀

故人以下正言奉
士應破奉之得
其道二句

致尾必只自平
原信度事上說
亦是題旨歸重
見其非奉非矣
而美者未必奉
亦致慨嘆之意
連下結大結都
在內所謂解尾
結致也

耀於時人之目不耕也。无事而食人之食不蠶也。无功而衣人之衣如公孫衍
張儀之類。謀其邪術。率其黨徒。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无不尽礼。郊迎擁篲。
先驅後祿。養而為上客者。不勝數也。自戰國之俗言之。豈不誠大夫士哉。雖謂
之豪可也。顧豪其所豪而非之。吾所謂豪。玉表而石中。鳳鳴而鸞翰。君子之所
極惡也。烏足以謂之士哉。以是而舉。烏足以言得士哉。夫所謂士者。知有內而
不知有外。知有道而不知有利。非仁无為笑。而非要於鄉黨也。非義无由笑。而
非惡于惡声也。非礼无行笑。而非事于声音笑貌也。智雖穷天地而不款。以智
名。辨雖雕萬物而不款。以辨著。能雖窮海內而不款。以能稱。道苟在我。吾尽吾
道而已。而人之譽我。毀我。不知也。加以恬淡為心。高尚為節。削劉數椽。足以自
庇。不願人之高堂也。蔬食水飲。足以糊口。不願人之膏粱也。履蹻徒行。足以自
樂。不願人之千駟也。道足以澤民。藏于耕莘之際。不以幣聘之。不起也。才足以
匡世。韞於築岩之間。不以礼求之。不來也。術足以經邦。懷于釣渭之境。不有以
載歸之。則終於釣叟而已矣。是惟不處。則冥。是惟不出。即擊。譬若神
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不可以形迹拘。不可以羅網得也。故人之款奉之者。
必揚之於側陋之中。求之於方谷之間。而搜羅之。必以其方。將之以玉帛。甲之
以恭敬。款有謀焉。則就之。而聘過之。必以其道。去謀遠色。以隆其誠。尊位重祿。
以專其任。挽其抑遏退藏之意。起其激昂奮發之心。而後可得而用也。視彼徒
奉俠豪以為士者。名曰好士。而所好非士矣。此平原之所以見訊於信陵也。不
然擅晉之強得一士。而可王。何食客數千。不足以退却鼎之兵。必待至忌而後
解其圍哉。若無忌。則有以過之矣。蓋不獨毛公薛公之見取。而虛產自迎。賓客
皆驚。夫固其素行然也。雖然。吾考侯生无他長。惟有竊符之智。毛公薛公亦正
原歸魏。一事為得。固未始有聖賢之道。卷心之術。為公子言者。公子竟以酒
色亡。而魏亦隨以亡。豈誠得士哉。豈誠得士哉。

載歸之。則終於釣叟而已矣。是惟不處。則冥。是惟不出。即擊。譬若神
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不可以形迹拘。不可以羅網得也。故人之款奉之者。
必揚之於側陋之中。求之於方谷之間。而搜羅之。必以其方。將之以玉帛。甲之
以恭敬。款有謀焉。則就之。而聘過之。必以其道。去謀遠色。以隆其誠。尊位重祿。
以專其任。挽其抑遏退藏之意。起其激昂奮發之心。而後可得而用也。視彼徒
奉俠豪以為士者。名曰好士。而所好非士矣。此平原之所以見訊於信陵也。不
然擅晉之強得一士。而可王。何食客數千。不足以退却鼎之兵。必待至忌而後
解其圍哉。若無忌。則有以過之矣。蓋不獨毛公薛公之見取。而虛產自迎。賓客
皆驚。夫固其素行然也。雖然。吾考侯生无他長。惟有竊符之智。毛公薛公亦正
原歸魏。一事為得。固未始有聖賢之道。卷心之術。為公子言者。公子竟以酒
色亡。而魏亦隨以亡。豈誠得士哉。豈誠得士哉。

成後為三段
論形容邵子之異
于非有筆力者不
能作此亦是一格也
但孝者不可專
做此

起原儒者之如此乃
是正根本議論
孔子說便是儒
道之準

言秦漢諸儒是如
此亦就氣象上論
便是原節之異

秦漢諸儒無此氣象

品藻人物格
主氣象字為輔

儒字為

嘗觀康節所作漁樵諸書謂其豪邁不羈有睥睨古今之態竊意其為秦漢間
好事行義之一豪雋善喻人者也及現程正叔堯夫說易之机晦翁自私自利
之言則又疑其偏於數季而不足以通乎儒道之全最後現無名公傳然後知
先生之學真有同流天地之胸襟運畧宇宙之才畧而持之以一天居易之情
懷其所以班於溫公橫渠而為世大儒者信非徒然也鶴山謂其秦漢諸儒無
此氣象則又置書而嘆曰康節誠儒者也而所以成此氣象者一魚所本哉夫
儒道何為者也通天地人曰儒言詞而不明乎三才者非通方之儒也孔子為
魯國之儒言論而未合乎孔子之道者俗儒之曲季也語子夏以君子儒言儒
而未領乎心學之妙者務外之偽儒也故必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儒者功用
之全而區、於術數之微懂、於矜名之習卑、於事功之末者亦陋矣夫秦漢
之儒何儒也狗物者信口耳以為富溺志者逞權謀以為奇逐末者立勲名以

處連上儒道一段
議論乃是異頭
承項也

入康了事乃論牛
腹中虛入文因異
致詳真有淺貫
本問且刑答氣
象字尤佳

上文三段是一樣
此下又變文法

以下是一樣文法

以下為究極推本之
論乃原其氣象所
以異於秦漢以來
諸儒者由其所養
不同其尾端結文
法又有數段

為異。子房有儒者氣象矣。而不先於躡足附耳之謀。仲舒為世大儒矣。而不先於縱陽開陰之說。高祖以易名儒。而實為陰陽災異。原形壽以既。又名儒。而實有自取老莊之誚。他若董鈞有通儒之號。衛賢有大儒之名。揚雄有腐儒之目。雖其意氣崢嶸。才力美盛。足以標拂當時。傾動後輩。而本之則無。在當時則已然矣。又何惟其遺本逐末。纏縛於世變之中。大堙小墜。馳逐於聲利之場。抽黃捏白。沉酣於詞藻之府。而不足以與於廣大之氣象也。即康節之為學也。拙摘竊微。而不惑於佛老之言。蓬華坏堵。不搖於聲利之習。有休有用。不汨於術數之偏。故福不待求。禍不苟免。中孚起信。元妄禳災。氣象何安舒也。而諸儒之動心於得喪。如美新投閣之流者。不足言矣。歎至微醜吟。我浩歌布。被暖餘羹。黎飽後。氣象何坦蕩也。而諸儒之恬情於去就。如秦關燕壁之流者。不足言矣。不以富貴而將迎。不以貧賤而拘忌。聞善如佩蘭。聞惡如芒刺。氣象何渾厚也。而諸儒之喪心於事功。如垂情青紫之流者。不足言矣。口道儒言。身履儒行。不佞禪伯不諛方士。是卓然有知命不惑之大智慧。而諸儒之汨沒於異端者。元以氣象也。手不釋義軒之書。口不離堯舜之談。品題風月。鋪舒玉。伯是渾然有經綸。康濟之大才。而諸儒之自拘於曲學者。元以氣象也。弄丸閒暇。安樂名寓小車。閑往高閣看花。坦然有安命自得之大養。而諸儒之名場利屋。鬻標勢的日馳驟。而不遑者。無此氣象也。且其斟酌燮理。欽繫經綸。卷舒萬古之興亡。出入千重之雲水。則其行又達道之猷。又自有不可及者。而諸儒之流連光景。嘲吟風月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然因是而究其本。則其所以根於性情。而暢於四肢。本諸心術。而發於事業者。又非可以易窺也。蓋其明易書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理。現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而有以妙契乎至道之精微。則知時審机。動與天游。而因事功之小。以自覺其氣象者。所不道也。見定而物不能移。心清而事不能眩。而因矜名之習。以自掩其氣象者。所不與也。心中玩物。則百物皆通。一心虛明。則萬理皆實。而徂於術數之粗。以自小其氣象。

末篇旨意

大結有不由其
道之意程朱
是準的

者所不為也。以先生之氣象，所以平夷渾大，同流於天地之運，居安行成，運量
乎宇宙之大，時行物生，玩侮一時，從容於樂天知命之中，而繼羲皇而直上，班
瀟洛以並隆，而為有宋名儒也。得非所謂相從二十年胸中豁、死一物者為
之本耶。雖然伊川有云：堯夫只是易數，聖人是理，而明道亦有治天下國家不
可之說，則吾儒之尚友者，必如伯子之精金良玉，晦翁之春容華敷而後可。

破重其真字包
君相不能用意在
內取題以正一反發
明此旨

是故二句詞不煩
而意足
起設譬喻形容君
相意極有意趣而
百里奚一段議論提
出用之專與不再正
應破其責向此是
愚頭取項之脈矣人
口者也。李者宜以為
式入題敘宋事有原
委根地見宋之為
宋如此非得才以輔
佑不能以成治正以為
韓范六張本

天下稱韓范

推原立意格

其責有所歸句重

古之大臣以其身係天下之望，而不竟厥施者，其責有所歸矣。蓋人臣以其身
效之君，而任專之信之篤，以責其成者，君之明也，而一時執政之臣，又相與維
持調護於內，以共成厥功，至治之所由出也。不尔，吾惧賢人之迹，易跡，謬人之
說，易起，而又濟之以未專未信之君心，即不中奇禍幸矣。歎其功成於圖外，慶
流於奕世，也得乎，是故論宋事者，往往為韓范二公長太息也。昔人有云：得百
麒麟不如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如得一歐冶。君與相，群材之伯樂歐冶也。世
無伯樂，則麒麟足不展矣。世無歐冶，則良劍不試矣。世無明君賢佐，則瑰琦不群
之士，飲恨以沒矣。自古未有謬人交措於內，而大將立功於外者也。百里奚一
人耳。在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豈其智於秦而獨愚於虞哉。顧其用之專與不
專耳。宋具以忠厚植國，天聖景佑之初，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西
元寧夏，北無燕雲，國家之藩籬未固也。女后臨朝，幼冲踐祚，中外之心未定也。

言韓范二公之為人
為社稷臣者本朝
人物不可以信任之
專也便有責備君
相意在內

以叙二公之用舍其
實迹如此韓公涇州
之役非公之罪范公
為諸臣所不容而韓
公歷仕數朝竟不
大用正欲其責有所
歸意叙事詳其間
得宜

假令以下亦回頭之法
亦為韓范結敘處
視故曰二句便可見
矣

大結尤重責於君乃
推本之論坐僮月之
堂高句詞意秀發
指美簡指安石

始以契丹之陸梁。繼以元昊之侵侮。邊圉之烽燧未息也。當是時。非有負不世
出之才者。奮焉以夷大難。成大功。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宋之為宋。蓋安矣。
幸而韓范二人者。出於其間。固天生之以翼我宋祚者也。考之魏公。精忠貫日。
月。義勇冠三軍。而雲映殿庭。已兆於登對之初。信乎其為社稷臣矣。而文正公
自幼學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識者蓋不待百官之圖。天章閣之奏。而已知本朝
第一人物也。之二公者。以秉國鈞。則相麻甫下。而朝野揚眉。以受節鉞。則運籌
帷幄。而決勝千里。蘇子所謂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者。其是之謂乎。是
尚可以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而旋任旋用也。是故二公之柄用也。經理七策。致
忠畧智勇之稱。甲兵數萬。勦尤菑老子之呼。一韓一范。赫然著在人耳。而賊且
寒心笑。幸而久存疆圉。豈惟元昊之跳梁者。賴是以戢。而雪恥中國。武暢百裔。
雖北取契丹可也。天不祚宋。竟以喪師。噫。渭州之後。任福實受其咎。魏公何罪
之有。奈何敗書一聞。而尋出他州矣。范公亦坐通元昊書。出知耀州。向微杜行
禍且立至。既而驅馳四方。繼擢參知政事。而妨功害能之臣。從而媒孽其短。雖
憂國奉公。如夷簡。不愧科名。如宋庠。且欲中傷之。他尚何說哉。仁宗龍逝時。則
西宮猜疑。而魏公諭母以慈。諭子以孝。摯既搖之。而措之泰山之安者。秋毫
皆公力也。神宗嗣位。倚用安石。而公以顧命大臣。論新法不合。遂以不用死。吁。
可惜哉。假令仁宗能以任夷簡者。任范公。則何以致西北之師。神宗能以信安
石者。信韓公。則何以肇靖康之變。夷簡安石。能與二公同心。以輔政。則何以招
紛更之禍。而宋祚且過曆矣。故曰二公之不竟厥施者。君與相之責也。嗚呼。二
君未暇深論也。第坐僮月之堂。而計傾僚友。被中書之館。而點播同列。斯風斯
禍。吾不知其所終矣。豈獨為二公惜哉。

格調古雅。詞意俊拔。論之高出者。學者宜熟誦之。永以為可法也。

破以明夷夏之
防作主或者一字
指趙振言

承言夷夏之防不
可潰君子數句乃
正言鳴呼下指趙
振便是反意以此
君子深有感意與
破不能不來君子之
訊相應

起即以從字提挈
易言便為下文案
斷伊尹以下言其
所從之正范增以
下言其所從之非
正是風頭豕項之
著力處勝矣人曰
可式可式
知乎此二句轉
折入題來有千
鈞之力論之訣

趙振弃家從烏孤

直賤到底格

重從字發揮

甚矣夷夏之分不可以不明也。或者舍華而趨于夷，為不能不來君子之訊矣。何者，中華者禮義教化之邦，夷狄者腥膻臭惡之所，君子有志於綱紀四方，以大一統之治，務在用夏以變夷也。而况自入於夷乎。嗚呼，不能用夏以變夷，而顧舍華以就夷，其所見何其卑，而所就何其下耶。使夫人從風而靡，則左袵之俗不日而化。中國之地，幾何而不淪胥於夷也。哉。噫，此君子所以深有貶也。趙振弃家從烏孤，請得而申論之。夫從之為義，大笑。周公係隨，初九曰：官有渝，夫子申之曰：從正告也。又係蹇，上六曰：利見大人，夫子申之曰：以從貴也。皆言從之不可不正也。是故伊尹之從成湯，傅說之從高宗，太公之從文王，孔明之從先主，七十子之從孔子，君子是之是之者，何從之得其正也。范增之從項羽，楊雄之從秦賊，荀彧之從曹操，蔡邕之從董卓，宋穆之從梁冀，君子非之非之者，何從之失其類也。知乎此，則趙振之弃家從烏孤，有可得而言者矣。且烏孤何

法全在此

且烏孤以下為論
之半腹乃叙趙
振所以從烏孤之
原頤便便有案
斷意在內

意以下是其從
烏孤之心乃推原
立論正為下文斷
制張本

君子公論句其破
來君子之說相
應以下立論重
齊詞意俱到
即仲猛事以見振
之有愧二子是一
折

又即蘇武即蘇明
美夏之防而振之
從烏孤為可恨是
二亦折

又即文天祥王焯之
死節而振為罪人
是二亦折

或曰以下為命之釋
尾前段見不可以
子比擬後段見不可
以秦伯兄弟同日語
想見振從烏孤之罪
不容逃也乃攻駁手
法誰文法

噫以下收足一篇
題旨亦為大結構
宿衛李陵衛律
便是案斷

如人耶。吾聞其生于匈奴。氏於禿髮。蓋夷人也。既曰夷人。振昌為而從之耶。如
以為相倚。以立功。則中國之君。獨不可輔。而顧為於夷狄乎。是事耶。如以為逃形
以避亂。則衡門之下。猶不可棲。而顧于夷方乎。是居耶。如以為暫居其地。而因
俗以變俗。則吾未聞入於其黨。而能變國俗者也。噫。子有以窺振之心矣。蓋其
素蓄奇謀。其欲受知於人也。非朝夕之故。而當王室之末。地醜德齊。莫獲以少
逞其謀。如是不得已而之於夷。則庶乎志可行。謀可遂。而無求不得矣。是其所
望於人者深。故不棄棄家之易。所求於人者重。故不棄失己之輕。所希冀於夷
狄者大。故不覓視中國之為小。噫。此振之所以舍華而就夷。弃家而從烏孤也。
而不知于君子之公論。則難逃矣。何則。夷夏之防。甚不可潰。中外之勢。自不可
偏也。故管仲伯者之佐也。而尊周攘夷。王猛符堅之臣也。而勸勿面晉。之二子
者。雖不可以擬王佐之才。而置之君子之列。然亦知正統之在中華。而不可以
夷亂夏。故其所行所言。皆不失也。振之視此。猶少無愧乎哉。昔者蘇子武使匈

奴。問閼海上十九年。而噓雪吞氈。零元屈抑之意。大節不撓。至今凜凜。猶有生
氣。武之處此。視振為何如耶。又視鄭仲卿持節使匈奴。而長揖不拜。雖不與水
火。亦不之憚。但拔劍自刎而已。象之如此。視振又何如耶。吾現於子卿仲卿。而
益愧趙振矣。兵還三十里。而王陽不肯歸。豈高臥一小樓。而文天祥不肯事虜。
振之從禿髮烏孤也。寧不為二公之罪人乎。或曰。振之從烏孤。非矣。孔子之歎
居九夷。非歎噫。見道不行。而欲居夷者。夫子不得已之言。而終不去者。則未嘗
忘天下之心。振安得以此擬亂。而或者又曰。秦伯之刑。豈非歎。噫。兄弟讓國。
而逃秦伯。不得已之行。至於採尊而去。則又与若從于人者。不可同日語矣。然
則敬。緩趙振之責者。亦安得執是。以為辭哉。噫。此振之所以終不得為是。而君
子不容已于言也。故先儒曰。李陵衛律。罪通於天。愚敢以罪李衛者。深趙振也。
論有斷制。有詞藻。如層巒疊障。奇偉可現。當与弘材題相表裏。可為失記題
出處之準則也。

虛車

譬喻發明格

亦為影點照應格

道字文字為主心字為輔

嘗謂文也者其載道之器乎。徒文而道不寓焉。儒者不得不立言以病之矣。夫

天下之文天下之道為之也。是故道非文不載。文非道不庸。文也者道之輿也。

所以載是道而使人之庸焉者也。文以載道。夫是之謂天下之至文。而匪虛器

之擁者也。為徒事乎文而道不載焉。則將以明道適以晦道。雖謂之藝焉可也。而

烏得謂之文也哉。此周子所以憂而以虛車病之也。自今現之道。涵于太始。隱

於渾淪。藏於未雕未琢之先者。固載道於天地矣。而奚暇於文。已而洩于河洛。

分于八卦。散于九章。而道之載於天地者。載於聖人矣。已而著之語言。陳之典

謨。發之文章。而道之載於聖人者。載于六經矣。是文之所存。在道之所在也。文以

發之道。以主之。其諸大車以載而利有攸往者乎。且文何以譬之車也。是故休

制精密規模可象。猶車之有制度也。文幹奇麗詞章華贍。猶車之美輪駘也。倫

理。死不該事物。無不具。猶車之積中不敗也。夫文以載天下之道。車以載天下

之物。車不載物謂之虛車。文不載道謂之虛文。吾嘗規聖人之文而知其不可

尚已。以下為牛腹是故易以明變而陰陽之道載焉。詩以道志而性情之道載焉。書以制事

而政事之道載焉。禮以成行而中正之道載焉。樂以養和而聲音之道載焉。是

矣。春秋以明王道而褒貶之道載焉。是矣。是六經者聖人之車也。所以載道而行

之者也。嗚呼！其諸天下之至文乎！慨後世之弊也。久矣。夫玄法言詞非不美也。

而道不載焉。猶虛車也。中說書詞文非不工也。而道不載焉。猶虛車也。原道師

說言非不詳也。而道不載焉。猶虛車也。放瓊琚玉佩之詞者。車之飾以金玉者

也。而所謂載道者不與焉。雖謂之虛車可也。復渾厚古文之体者。車之尚夫堅

朴者也。而所謂載道者不與焉。雖謂之虛車亦可也。吐雲流泉湧之思者。車之

美以文藻者也。而所謂載道者不與焉。不謂之虛車不可也。而矧於老莊之虛

無戰國之决裂俗儒之訓詁詞章。又濡其輪。无輓輓而不可行者。脱其輻也。矣

望於人之庸之也哉。此周子所以為憂。而虛車之喻。慘為天下告也。抑考之

周子嘗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則傳。是則周子之所謂文也。所謂載

道者也。觀其默契道体。而發千古不傳之秘。太極一圖所載者。大易之道也。而

通書數篇所載者。又太極之道也。豈徒輪轅之飾者也哉。大結雖然。文者載道之車

也。而心也者。又所以運是車而行之道之管也。故桓文讀書。而堂上輪扁。訖其

為古人之糟粕。盖亦以為所見者迹。而無見於其心也。是故不疾不徐得之手

而應之心。此輪扁之老于劉輪者。其選也。百天竿頭進一步後之為文者。果能致知以啓其端。反

躬以踐其實。窮理以致其精。而反本之六經。以究其歸。反之四書。以會其源。參

之諸子百家。以盡其變。得之於心。而發之為文。則道可載而不為虛車之飾矣。

否則不為周子之所病。輪扁之所笑者。幾希。

轉折入題為正講

段說論正講

段說論

又深一層應上意

重此字

大結

君道求賢類

漢時猶有古意

贊美善道格

微寓其失處但上意重下意輕

暗指武帝

英君當三代之後而猶有得於尊賢之典君子不能不嘉其有復古之志而尤

句意亦偶然耳

言人居當屈已求賢

惜用賢之未盡也。夫人君莫國家安社稷非有俊偉奇特之士不足以策匡國

之勳而賢人有卑世主之心非可以奔走而屈致者苟不隆之以禮貌而張之

以威儀則有甘藜藜藿紐蘭挈蕙終其身而不肯一躡於天子之庭正其知其

然故枉駕以先之推轂以禮之折節以下之而不以勢屈則龍蟠虎逸之士孰

不扼腕激厲以為吾用哉。指出題旨此漢武之迎申生君子謂其有哲王之風而後世所

以喜談樂道之也。嘗試論之起言人居忘其勢位所以求賢人君誇四海之大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

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之生殺由懸也軒然警然天下孰不願

指氣使竊窺其顏色以為休戚而顧屈節於天下之賢人者知賢人之不可以

威勢屈而權利疚也。昔傅岩之處虞親間也鄉里不通也士庶不稱也高宗親

誦之以為棄之尊忘其賤也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已一說

君子不重其

引高宗文王事
作証乃是漢頭承
項也

言賢人之自重其道

言古之求賢者以此以起漢事

言後世不知尊賢亦為武帝張本

前弄了大半篇並此方入武帝身上亦借容形主文法

歷言申生不及在庭之臣而武帝迎之重其美也

武帝之意在此

此正言其有古意

而立為太公載與俱歸者忘其卑也卒之投竿揮戈捐築作相以定商周之鼎而二君之名與天壤相別此古今之盛典也今夫汗血之駒不伏於鹽車徑尺之魚不遊於蹄跡士之處衡門而樂考盤也甘薇糗而厭膏粱安蓬戶而塵軒冕若神龍之不可以羅網求騏驎之不可以牢籠致也苟人君拱手於九重之上而倡然執利祿之柄而奔走之則彼將掉臂而不顧高枕而不來矣惡得以挽其駕而煖其席也哉是故古之明王三幣以為通五禮以為見躬執贄以承下風而弗以為枉也安車懸旌以彰其微屢璧束帛以示其子德然惟恐不就吾之車而弗以為卑也枉萬乘之駕于卑門圭竇之間而弗以為屈也幸而至之則又虛左以待之奉國以听之恂然若弟子之事其師而弗以為辱也此上古之世所以功日就而治日隆也三代而下無有肖其風烈者闔門而深居則以為養重及門而見下則以為輕身於是逐遊客者有之溺儒冠者有之洗趾踞床以見士者有之而古道不可復覩矣又孰謂漢之武帝而顧能以

此待申生耶且申生之在漢也其掛弓鳴劍之畧不如驃騎之能鎮方夏而飭邊疆也其博物洽文之才不如公孫之能摧今古而儲典墳也其安邊足用之計不如弘羊之能折秋毫而較鎔銖也然而帝也于衛青則倨傲之于公孫弘則折辱之于弘羊則切責之而於申生也方且郊而迎之此豈無所見哉蓋倨傲鮮腆常施於牙爪鷹犬之臣以挫其驕傲唯使之氣而遜柔謙抑常施于碩大淑德之士以崇其禮義退讓之風此明王羅網豪傑表正風俗之道也帝亦權之審矣是故通以介紹見以執贄一成湯聘阿衡之遺意也存以趙綏授以窮谷一武丁訪版築之遺意也駕以高車策以華駟一岐文立太公之遺意也故不慕帝之雄大畧不慕帝之號令文章不慕帝之弘恩宗祖七十餘年之基業獨以其慶賜不須显功出爵不待茂庶使力行如申公者咸幣帛而羅致之斯其為可尚耳惜乎其有好賢之名而無其實有復古之思而無其誠焉使帝也以迎生之禮天下之賢士以衡保之任力行之申公則必知土木之當

戒而迷樓之宮承露之盤可多設矣。必知佳兵之不祥，而鷹門之詐，朔方之群，可多間矣。必知左道之當斥，而五疇之祠，蓬萊之神，可無惑矣。必知民岩之當恤，而皮幣之造，舟車之筭，可無及矣。必知倭士之當遠，而溫舒又縱之，屬江統張湯之奸，可無用矣。柰何一言不合，而魯卽之命，掘下焉，則雖迎而致之，竟何為哉？故嘗以武帝之迎申生，古人之迹似笑，古人之心未也。何者，貌也，非誠也。

明君以務學為急

順題發揮格有兩截，議論前重務學後重正心，乃貫二為一式也。

承言君臣不可徒居以斗起治統道

別出務學來有正一反意

起則以人君者所當務，歷言之以叫引務學來，乃為鼠頭。

天下有治統有分二柱道統。所貴乎人君者，亦惟務學以明其道統。而天下之治統可從而奉矣。夫人君以一身乘時位之會，握民物之紀，執威福之柄，操宰制運用之權，其所任六重且大矣。一念之善則天下同其福，一念之舛則天下同其禍。此豈徒可以崇高富貴之資，漠然于民上也哉？故必得其治統，然後可以稱宜。君宜王之任，六必得其道統，而後可以顯宜。民宜人之治，而所以得其道，以光大其治者，惟於務學為加之意耳。學也者，天德之原也。王道之宗也。道統治統之所會歸也。務乎此，則心志正日益精明，而天下仰惟明之盛，不務乎此，則心志日以昏逾，而萬几有叢挫之憂。然則其可以不務學乎哉？然務學之道，無他，亦曰正心而已。宋儒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斯言也，其深識治道之原，而示人君以當務之急也。夫人君之所當務者，亦多矣。上而朝政之缺失，務以釐之；下而臣工之淑慝，務以辨之；內而中國之黎庶，務以安之；外而

以下歷言人不可以不學乃為家項延

入題來乃由虛入實法

以上為一截議論

學為一截議論前重務學後重正心

言其正心之功如此

以下貫一為二言其學必所謂天德便有王道

四夷之君長務以懾服之。天命務其凝定。人心務其固結。朝庭宮闈務其整齊而肅清。此其一日二日事有萬幾。雖日鯁、然別廟於廟堂。振作于朝宇。猶恐其不暇給也。若夫窮理講學之功。特經生事耳。而謂明君以務學為急何哉。噫。此為論說着力也。是知明君所務之末。而未知明君所務之本也。今夫庶人而不學。則無以善其身。而凡為身之蠹者乘之矣。士大夫而不學。則無以善其家。而凡為家之累者入之矣。而况人君之任。尤非一身一家比者。是故政我出也。而非學何以明其得失。臣我統也。而非學何以明其淑慝。中國我蓋也。而非學何以明其順治之方。四夷我撫也。而非學何以明其威嚴之策。命非我凝乎。而非學則凝之道不可明也。人非我治乎。而非學則治之道不可明也。朝庭宮闈非我所臨御乎。而非學則御之道不可明也。故世有務為馳騁田獵以荒此季者矣。而明君弗務也。有務為宮室土木以廢此季者矣。而明君弗務也。其彼善於此者。則又有務為督責吏事以分此學者矣。而明君弗務也。明君之所務者。惟急於學而已。學乎。經以明吾心之義理。學乎。史以觀古今之成迹。左圖右書。無非務學之具也。疇咨清問。無非務學之典也。宵衣旰食。無非務學之時也。出朝退寢。無非務學之地也。士訓警誦。士大夫交儆。無非務學之人也。明君之所以務於學者。固若是其汲、笑。雖然。明君之所謂學者。豈徒敵精勞神。從事於訓詁之末。誇多間靡如常布者流哉。要亦有本焉。亦曰正心而已。正心之功如何。賢人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也。我其親近之。宦官宮妾可以盡惑此心也。我其疎遠之。于逸于遊于觀。可以蕩搖此心也。我其禁絕之。省察於幽獨得肆之中。而益密于紛華波蕩之地。防檢于大庭廣眾之顯。而益勵于暗室屋漏之境。一念之善則敬守而擴充之。如食之求飽也。如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如捧拱壁而臨萬仞之壑。惟恐其或墜也。一念之非則力克而屏去之。如鴆毒之投于羹也。如虎豹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如盜賊侵陵而思所以禦之也。由此而存之。則為聖學。由此而推之。則為聖治。以施之行政。則朝無失政。而政之缺失。此季

應上學字

以釐之矣。以施之用人。則百工先釐。而臣之淑慝。此學以辨之矣。以之治內。則可以柔遠能迓。中國以此學而順治之也。以此治外。則可以招携懷遠。四夷以此學而威嚴之也。以之凝天命而固人心。則可以百度惟貞。而九政教號令。無非此學之經綸而曲當也。友推極其本由是化運於陶鈞之上。而澤流於禪海之外。政布于廟堂之上。而聲蜚於九垓之表。鞀鼓之下。拱听而承旨者。莫不曰我明君之善務學也。遠方之士。聞風而思慕者。莫不曰我明君之善務學也。雖萬世之遠。仰其威而思其自者。莫不曰我明君之善務學也。吁。務學之功。一至于此。則大順大化莫疑能名矣。吾固曰。務學以明其道。統而天下之治。統可從而舉者。此之謂也。是故。明於堯舜。則精一之心學者。所以為唐虞之明君也。明於禹湯。則祇台聖教之心學者。所以為夏商之明君也。明於文武。則緝熙敬勝之心學者。所以為有周之明君也。後世反照身心之學。致而不講。而誦之以為美談者。竟止于石渠之決。辟雍之規焉。則亦何怪于治之不古。而明君之不多見也哉。

引証文法亦為
終尾歸宿也

大結又推出教
乃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也

雖然。神天下之治者存乎學。善天下之學者存乎心。妙心法之精者存乎教。能教則靜焉。常虛而明之。体以立。動焉。常直而明之用以行。凡夫講學。正心皆在其中矣。否則。雖多學以為富。未有不流于玩物之喪志者也。然則人君有志于務學者。尚其教以直內也哉。

謙論弘博詞藻煥發熟讀此篇則君道事思過半矣





